

□半岛全媒体首席记者 张文艳

海洋文化，与民生休戚相关。靠海吃海，生活于海边的渔民，依靠大海的赠予，代代繁衍；他们用勤劳的双手，制作出精良的渔具，彰显渔民的智慧；只是，广袤的大海也会给渔民带来挑战，所以，渔民将希望寄托于海神；富有青岛特色的海草房，缔造了建筑的独特魅力；大海带来的不仅有食物，还有珍贵的海盐，煮海为盐，不仅丰富了食物的滋味，也体现了盐文化的博大精深。

于是，半岛全媒体记者走访渔盐文化之地，采访专家，再现青岛渔盐文化的历程和故事。

第一回 陈姑佑平安，海草遮风雨

顾家岛，曾经是唐岛湾南岸的一个村落。如今，已经变身为旅游度假区。再访陈姑庙，相较于多年前的村庄，它显得形单影只。陈姑庙变化不大，变化较大的是曾经热闹的码头。顾家岛村的百姓搬到居民楼中之后，码头就变得冷清许多。

海面上，仍有渔船航行。海边，几个赶海的居民快活地忙碌着。安静的码头上有两位钓鱼爱好者，抛竿静默，等待收获。

尽管村民已经离开原来的村落驻地，渔民的故事仍在谱写。继续保留的陈姑庙，也在讲述着海岛渔民的传说故事。

传说，反映了渔民精神的寄托。

相传，陈姑是灵山卫人，父亲名叫陈柏李。陈姑容貌俊美，性格刚烈。小珠山有个小霸王，专门欺男霸女。一日，小霸王垂涎陈姑美色，将其抢去。陈姑誓死不从，趁其不备逃走。霸王得知，立刻派人追赶。积米崖海边，陈姑走投无路，义无反顾，投身大海，消失在波浪之中。

海水裹挟着陈姑，将她送到了顾家岛岸边。此时的陈姑，已经成为了仙女，保佑着渔民的平安。

不久，一艘来北方经商的浙江商船，行至顾家岛西海后，止航不前。船老大茫然不知所措，他四处眺望，猛然发现，岸边有一名少女时隐时现。船老大顿时想起了昨夜的梦，梦中，一仙女拦船相告：“我姓陈名姑，船想顺行须立庙。”此时船老大恍然大悟，马上下令抛锚降帆，点上香火，许下“返回即立庙”的承诺。

顿时，大船畅通无阻，顺风顺浪前行。此后，船老大生意兴隆，发了大财。他信守承诺，便带着能工巧匠和满船的建筑材料，来到顾家岛，修建庙宇。

经过勘察，他发现顾家岛西海岸边，有一处空地，是乾坤聚秀之区，阴阳会合之所，龙穴沙石，美不胜收，是建庙的好地方。于是，一座陈姑庙拔地而起。令人称奇的是，当时他带来的建庙材料，一点不多一点不少，刚好用完。以后每逢节日、渔时，人们都会到此烧纸焚香祈求庇佑。每当船舶往来于唐岛湾时都会有人下船朝拜，特别是农历七月二十八陈姑生日这天，这一带的渔民和南北海商，尤其是江浙人士，都会赶来祭祀。

还有一口传奇的甜水井，为众人提供了生命的源泉。

陈姑庙，给予来往客商和渔民精神的寄托，也是青岛沿海渔文化的一个缩影。

在当年的顾家岛村，曾经有几处历史久远的海草房，以石为墙，海草为顶，古朴厚拙。后来，在唐岛湾公园，以及度假区路上，都修建有海草房和海草房风格的亭台楼阁。

海草，一般生长在海底的清水处，成熟后脱落漂在海面上，被风浪推送给了海边的渔民们。勤劳的人们把海草晒干，用来搭建屋顶，墙面则是就地取材用贝壳碎片加泥沙混合而成的，四五十厘米厚。海草房不但能遮风挡雨，还有冬暖夏凉的特殊功能，并且抗腐烂，一般一处海草房可以居住上百年。

打鱼煮盐海味传

再现青岛渔盐文化，追踪历史传说



宿流一带渔民捕鱼旧照。



渔民在船上用餐。



海草房旧貌。



陈姑庙。

第二回 郎君氏结网，渔岛留记忆

大海带给渔民的不仅有遮风避雨的港湾，还有食物。

“古者郎君氏之王天下也，做结绳而为网罟，东猎于海，以佃以渔。”《易经·易辞下》的记载，讲述了郎君结网捕鱼的故事：郎君带着妻子从南洋来到少海（今胶州湾），妻子住在海左边的山上，教人们植桑养蚕，后来这座山就叫“女姑山”。郎君住在海的右边，教人们结网造船，出海捕鱼。郎君教先民制作木筏，用“木杈”“木杆网”“鱼鳔”等近海生产，捕获鱼、蟹、贝类等海产品。

为了纪念郎君，他出海捕鱼的那条港被称为“郎君港”，郎君为渔宗。同时，红岛韩家村东还曾建有郎君庙，遗憾的是，庙宇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被毁。韩家民俗村里，重建的郎君庙和郎君塑像向人们展示了先民捕鱼历程。

同样在红岛，还有一个展示渔民文化的场所——宿流渔岛记忆博物馆。馆内，不但有种类齐全的捕鱼工具，还有复原的海草房，以及渔民娱乐的鱼皮鼓等。令人感到震撼的是，十几种渔网，包括虾皮网、墨鱼网、底网、漂网，全部有不同的用处和使用方法。

捕鱼，是红岛宿流人维持生计的重要

方式。“蛤蜊蛎子海蜇蛸，没见猪上一根毛”，城阳文史爱好者胡义深先生解释说，当时的渔民只能靠海吃海，种地不能养活全家，就连牲口都吃不饱。因此，男人每次出海，都带着全家人的希望。

“刀鱼长，鲛鱼短，花鲛棍子点个眼”，这句押韵的俗语，再现了一幅收获的画面。心灵手巧的渔民们，用双手建造了各种各样的船只，这些手工制作的大帆船能够经受远海的风浪冲击，甚至能够远航，既是他们的捕鱼“座驾”，又是交通工具。

当他们在深海中捕获鳗鳞、鲛鱼、刀鱼、偏口等海产品时，因为不会书写，便创造了一种在渔民间广泛流传的记录方式：根据鱼类的长短用符号表示，比如长线代表刀鱼，短线代表鲛鱼，点个点代表花鲛（小鲛鱼），非常生动有趣。

现代作家吴伯箫于1937年7月31日游阴岛，也就是现在的红岛，写成《阴岛的渔盐》一文，他在文章中就提到了村民捕鱼织网的场面：“村里，街头巷尾，打绳结网的很多，知道他们种田而外，多以捕鱼为业。捕鱼，‘胶澳渔区内湾以阴岛为依据，外海以沙子口为集汇’。志书上也这样说。还说：‘湾内水浅多滩，鱼之种类及食类不及外海之丰美。大都属航船船板之兼业。

其行渔期约分春秋两汛：春汛在阴历三月中旬至五月中旬，以投网为主；秋汛在阴历六月下旬至九月上旬，以曳网为主，介贝之属则沿海随时可采……潮退时，滨海妇孺，即往采拾，惟冬令较少耳。”

其实，这样的场面，对于居住在沿海的百姓来说，一点都不陌生。一个村庄的生存之道，就是一座岛屿乃至整个青岛滨海渔民的缩影。当年的海洋沿线，无数先辈们栖居在此，用勤劳的双手缔造了渔民的时代，还总结出许多捕鱼的智慧。

“谷雨一到，百鱼上岸”，每年谷雨前后，沿海的村民纷纷祭海出海，这样的生活方式，从明代开始，一直到现在。祭海非常隆重，以东海龙王为主神，其他受祭神灵由各村渔民来定。所以，祭海活动是渔民的大型节日。因为信仰，各地也有了不同的庙宇。青岛的天后宫，就是渔民的寄托。而赶海的乐趣，以及由捕鱼形成的俗语和文化，是海洋文化的生动片段。

一幅幅渔民生活的照片，一件件打鱼的老物件，一艘艘轮船的模型……老旧时光的剪影，一点点地撞击着现代人的心灵。先民顽强地与自然抗争，最后赢得了自己的一方水土，并将生活过得越来越从容。